

廣雁蕩山誌卷二十七

藝文 雜著

說

開山說

國朝 程 浩

沈括筆談云温州雁蕩山自古圖譜未嘗言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余初信以爲然既而詳加考証始知其說妄也按西域書第五位尊者諾詎那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今西谷大湫下觀瀑菴卽其坐化處相傳以爲開山祖貫休作

廣雁蕩山誌

卷二十七

藝文

雜著

一

讚有雁蕩經行之語一行以南戒山川盡於雁蕩是唐時業已著名矣咸通間東谷靈峰洞多怪僧善孜獨居其中日夜誦法華經神爲除怪至今石上留巨人跡由此觀之東西內谷之路唐時已通不但外谷之寺或建自唐自石晉不一而足也元李孝光載雁湖沉鐘事謂去其時五百餘歲按計當在唐時因無他據姑置勿論夫杜審言唐初人也大湫石上有題名王獻芝載諸遊記張又新文宗時刺史也照膽常雲皆有詩釋惟一遇樵翁有一生看不足之句謂非唐時遊蹤乎且薛士龍

賦注引隋圖經數語書雖失傳固不得謂無其書也按隋書地理志云永嘉郡內有芙蓉山雖其時未有雁蕩之名固不得謂非雁山也則又不始於唐矣李象坤志餘載明天啟間僧卧雲於芙蓉峰下劬得古碑文曰昭明太子肇基建號昭明禪寺造寶塔一所後載大通元年丁未歲上元志是梁時西谷已有塔寺則又不始於隋矣而存中以為自古無圖譜未有名至祥符時伐木始顯者其說之謬固不待辨而自明矣或曰筆談以為宋開者亦自有故高宗南渡偏安凡兩浙名勝之區貴廣雁蕩山誌

卷二十七

藝文 雜著

二

游輻輳卽如雁山能仁寺爲寧郡王奉先地改名時思薦福其他琳宮梵刹創者創修者修置驛傳餐備極一時之盛是以相傳爲宋開耳夫康樂守永嘉僅至筋竹澗口而止不識雁山面目是劉宋以前無聞也而蕭梁以後圖經雖缺古碑猶埋鑿鑿可據故以為至宋而盛則可以爲自宋始開則不可葉水心詩云雁蕩初傳晚唐世先生爲宋名儒豈猶蔽於見聞乎嗣後侯一元之序續集張希良之引隋書皆已先我言之筆談所云存而不論可也

議

雁山供億議

明侯一元

夫雁山可不謂巨麗哉雖然國所重於山川社稷者以民也故曰山川民所取財用也非是不祀而社稷水旱則變置倘財用不聞民勞是聞其如山何哉爰酌於邱里之言以爲雁山供億議

議曰往予嘗遊台之石梁云輿人竊言盍相與鑿此梁而折之乎而前兵憲查公亦嘗嘆雁山天柱可當熾炭煨而仆之否人咸笑其言而不知其言之悲也其大東

廣雁蕩山誌

卷二十七

藝文 雜著

三

南箕之義歟予聞之山中人云歲己亥戎院某公至山山外爲椎一牛待之久而不至脯已敗矣已而輜軒卒至不及屠則鬻生牛而進之又嘗聞某公山厨一問猪肚肚亦生出豕牢事多類此也或曰有是乎昔康侯以職事望衡不登今仁使君亦且掃軌雁山則奚若曰唯唯否否吾聞臺沼民力囿民土也民猶樂之况名山天所奠乎幸在道側得與使君時觀游節勞佚山川其舍諸是在執事者而已竊見前使君重於蹕民則盡謝陪遊獨身自往不知使車旣過陪乘復來欲損更益也持

廉郤餽罪其饗人不知饗人已飽百姓已飢也夫有司
以下奉上勢有必至止之爲難竊以揚湯不若息薪還
婦莫如束緼今誠以供億責諸僧而有司弗與知焉則
病民之源塞矣其便有八夫山必有寺寺必有僧僧必
有田因田制役則不費一也如雁山之水莫如龍湫則
能仁寺主之峰莫如天柱則靈巖主之洞莫如羅漢則
靈峰主之不離其所則不勞二也山肴僧饌雅與遊稱
有於爲之風無懷州之侈三也裁用有餘僧得取以自
潤漸致饒樂可以旁給四方遊客四也輶軒所如更得
廣雁蕩山誌 卷二十七 藝文 雜著 四
寬舒而無糾紛五也琳宮競飾爲山生色六也國徵不
入民宴如七也耕鑿焚修租稅之外更不復事僧徒
益勸八也蓋輓粟黃腫不如募民塞下異時樂清黃巖
分主雁山民持輕齋仰給他所費數十倍雖一時之勞
而久之則繩之斷木水之穿石也豈若委之常住卽其
素業因而事之哉抑斯議也亦有初矣宋時孔道正由
雁山雁山之驛皆僧主之具永嘉志可稽也顧人情安
故吏道競時誠得憲牌大書置之山口勅斷人吏式古
制以求民瘼民其永有瘳乎

辨

劉守辨

明侯一元

羅漢洞大士右奉劉守像戎冠博帶又貌二女像艾而
緋衣又十八羅漢下列伽藍二僧謂劉爲甌郡守初始
此洞其二女得道洞中然稽其遺事無傳焉予按樂志
石門潭有龍井古有金都尉奉勅伐龍斷其尾龍拍山
去都尉亦溺二女追之未及俱投水死後封都尉爲龍
王同二女廟食潭上又宋義士鮑叔廉嘗宋將亡散其
家資聚鄉兵結寨温台界與元兵死抗及敗守義殉難
廣雁蕩山誌 卷二十七 藝文 雜著 五
其女孫娒娘婉娘有殊色匿西山坑元兵將劫之二女
登高崖投下碎首歿有僕巖敬翁李宗善者負叔廉五
歲遺孫拾山果飼之撫養成立遂延鮑嗣後人葬二女
於大田墩曰小娘墩作義烈祠於楊公嶼祀叔廉與二
女暨二僕於旁尚書黃綰爲之記夫石門潭去羅漢洞
僅數里楊公嶼亦在雁山東址外地甚邇然則洞中所
祀大人二女像非都尉與二女則義士與二孫女也彼
二伽藍者得毋二僕傳譌誤認叔廉乎此二說樂志可
據若所稱劉郡守事則荒唐矣

莽墟辨

曾唯

唐顧况仙遊記云温州人李庭等入山迷路遙見潦水

方言以掛忽到一處約在甌閩之間云古莽然之墟者

因作莽墟賦至宋曹叔遠撰永嘉譜附載雁山之後姜

準疑之後施元孚作志遂實其說云大歷中顧况親至

雁蕩時山徑未開見谷中怪石飛湍隱現長林叢莽中

作爲賦以莽墟爲題而自稱迷叟信斯言也是賦中所

謂大歷迷者其現身說法耶記中所謂溫人李庭者其

烏有先生耶地與人旣屬子虛又何以知其爲雁山作

廣雁蕩山誌

卷二十七

藝文

雜著

六

乎按記云在甌閩之間樂成與閩風馬牛不相及也又

稱有好田有鵠鳥有老人爲眾所服歲收布數百匹夫

土田禽鳥其有無可望而知布出於棉物產所宜何以

托鉢者抱甕灌園而不之藝也且連棟架險多至三百

餘家雖代遠跡湮遺墟自異他壑何以好事者窮幽極

險而未之見也且詢及袁晁之亂目前近事非不知漢

魏者比昔柴桑作桃花源記至今傳爲美談海市蜃樓

不必實有其事通翁之記與賦得母類是觀記中象耕

鳥耘之語其爲寓言可知曹氏取附譜未尚不失爲傳

疑姜子亦祇作揣度之詞案而不斷惟施氏附會臆說
竟以莽墟爲未開之雁蕩吾恐此言一出好異者從而
和之傳爲典故正與筆談以雁山爲宋開舊志以雁湖
在湫頂者同一無稽不但庸人受欺卽賢者亦復不免
可爲歎息者此也爰書所見以質博雅

廣雁蕩山誌

卷二十七

藝文

雜著

銘

雁山銘

明 劉士焜 永嘉人

李寧侯語予曰吾判雁山以八言石不沾土水不沾石予別雁山十載服膺斯語不能去心用以作銘

山以鳥名村以花名此八言者山開石驚石不沾土水不沾石此八言者山鏤石立八言之後八言之前寥寥寂寂相去千年毋石我水毋土我石勒銘茲山敢告遊客

廣雁蕩山誌

卷二十七

藝文

雜著

八

書

與律公書

唐懷素長沙人

雁蕩自古圖譜未嘗言山頂有大池相傳為雁蕩下二潭為龍湫山南有芙蓉峰下有芙蓉驛西竺經諾詎羅尊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山以鳥名村以花名

書與羅漢院僧

宋蘇軾

予在惠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誠來謂曰明日當還浙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答之獨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惠誠使歸見之致予意且廣雁蕩山誌卷二十七藝文雜著九為道子居此起居狀以解其念也信筆書紙語無倫次又當尚有漏落者方醉不能詳也紹聖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書

啟

上雁湖禪師啟

明 顧超 吳縣人

嘗聞駕長風而帆渤海須浮萬里之糧基積雪以宅岷
峩必鑄千楹之瓦蓋樹鴻業者規模與燕雀殊觀麗龍
文者光燄與蜉蝣異楚惟茲雁蕩勝甲九州名齊五嶽
芝雲藻火千峰拔朱鳥以稱雄玉沸珠騰四蕩揭金鼇
而灌頂洵宜謂南戒靈區東甌怪府也所異者途懸霄
漢捫葛頻危瀑峻風雷問津絕險故十八剎剏於前葉
蕩頂瓢笠未通五百年誕生吾師峰頭幢幡始建雖云

廣雁蕩山誌

卷二十七

藝文 雜著

十

山川顯晦不常實惟今古聖賢有待緇黃胥慶天海增
輝某骨醉烟霞性荒泉石攀翻幽翳欲狂康樂之心願
入危巒幾破昌黎之膽幸叨法苾得飽勝遊式攬戒暉
恒翹景慕竊念團蕉瓦鉢固足以傲泛清冷至若土廡
茅茨非所謂張皇形勝伏乞廣闢金繩宏維梵網浚深
九鼎之淵種滿三珠之樹擴雁峰爲警嶺俾遊斯巔者
不階剝土而直躋西方轉龍湫爲海藏使居是山者不
越諸天而立超上界豈不偉哉茲者恭際口口口於江
南王藩萃乎越國長安之日斯近彌勒之光將現假此

機緣速圖建立倘或因循小果坐失嘉會一旦竹瓦遇
鵬風所撒蘿梯爲鳥跡所迷雖朝撻山靈暮鞭海若將
無益於事矣

廣雁蕩山誌

卷二十七

藝文

雜著

十一

跋

跋雲山壽昌院古帖公據

宋 陳傅良 瑞安人

圖經云中和二年置與院牒合但不詳註名字唐史元年十月賊朱褒陷温州今牒稱樂境當在賊平之後然寧海軍使繫銜考之地志是時未有寧海軍也豈平賊時嘗暫置軍故畧不書乎乾元元年始建靜海軍今軍使者錢元瓘也蓋是歲從元瓘之請陞節度使耳雪菴於今為前輩行予壯時從薛常州士龍學士龍數為予言道雪菴為人由是定交直龍圖閣鄭景望將造朝與廣雁山誌

卷二十七 藝文 雜著

十一

予遊雁山會天大雪行十數里訪師於深林叢莽中三人相對清話從者無人色今老矣不欲領叢林以書來別予且示院所藏故牘將待盡於此院予方屏居山樊與士友絕不知與師後會復何時然各行其志會不會何足道因書卷末以當別話

壽昌院即雁山外十八刹之一也舊志收翁靈舒壽昌道中詩顧特遺此

跋雁蕩石梁圖後

明 徐渭 山陰人

台蕩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話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啜一甌

苦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描青抹綠
幾若真物比於往日圖譜彷彿依稀者大相懸殊雖比
苦茗尚覺不同有一掬水到口畧降心火老夫看取世
間遠近真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更
作何觀

跋王元翼先生雁山詩後

國朝 李象坤

雁蕩峰泉神怪不可方物尺幅四韻妄謂留題此如村
盲句讀而品隲雲箋仙篆亦如老傭媪入仙姝錦繡叢
中而強擬議插戴也予三踏山雲不敢輕拈一字雖神

廣雁蕩山誌

卷二十七

藝文

雜著

七

阻氣奪空手而歸猶愈夫矢口成篇噴穢山靈者然而
胸中畢竟似一物未化今讀王先生作亟閣筆矣竊恐
前乎此後乎此者亦應共予閣筆矣噫嘻人情豈甚相
遠哉

贊

卧雲法師像贊

釋行幟

瑞安人

這員老漢道號卧雲傳濟上派以瑜伽聞悟心卽偷一
語解紛常習禪觀詮經成雲筆花璀璨蓮舌風氤初建
招提目空魔軍擗尋雁頂不顧離羣如鶴在臯似蘭含
芬先型是匡後學共欣宰輔勤養王侯賁纁兒孫滿座
郡邑銘勲講席屢登法流斯分天然宴坐淨服綿紋拂
子頻揮求人維殷雖多衆角惟一麟云貌得師真眼中
有筋何來何去八兩半筋公也不死嗣乎迦文

廣雁蕩山誌

卷二十七

藝文 雜著

古

疏

芳林嶺葺庵募疏

國朝

李象坤

樂清人

芳林嶺在白沙瑤舉之介從驛路入雁蕩必取道於茲
巔卓一小菴兀兀雲際石峰二三守之烟嵐紆繞林木
蔽虧雖曰全雁門戶其實一邱一壑已足驕語寰中矣
僧敏一從羅漢老人折一枝占此志欲恢宏然予嘗憇
其地其傾楹壞棟率巨木美材柱礎斲斲髹膩徑可數
尺於以見前人未嘗簡畧茲邱者今烽烟未息澤鴻未
歸卽欲從善其道無由獅子座起荆棘中談何容易敏
廣雁蕩山誌卷二十七 藝文 雜著 五
一勉旃惟極吾力所能爲其力所不能爲者卽以聽之
十方檀信可矣

僧克機募衣疏

雁蕩山中春積雪龍湫窟底石皆冰莫云骨可清香沁
凍殺寒崖一箇僧克機上人向予索化衣疏因走筆成
半偈不識錦繡堆藜焚煖香爇獸炭猶記憶夙昔餐氷
嚙雪時否也不記姑裂襟幅指許大畀之勿謂翁菴
忒恁饒舌

塔銘

遠夢和尚塔銘

明戴洵奉化人

遠夢和尚者本應天溧陽人哀應魁也有妻子兄弟田宅頗饒一日棄之出遊至雁蕩靈巖谷依僧德學佛更名圓魁落髮然不甚禮誦講解常掩室靜坐手甲長二寸餘冬夏衣一衲無增減萬歷丙戌夏予偶至靈巖谷與語佛不甚領悟明年忽造予廬謀建寺又明年寺成來請爲記予曰天地中有雁蕩雁蕩中有靈巖靈巖中有寺寺中有爾居之皆夢耳而又記之是夢中言夢

廣雁蕩山誌

卷二十七

藝文 雜著

六

也爾方求覺者何記爲魁自號雁峯予爲更號曰遠夢而作說以詒之曰遠離顛倒夢想佛教也魁笑曰雖然夢覺不二離夢求覺亦非也終請記之予偶病未得爲魁來促且曰有寺無經佛法何明凡愚何覺吾將造京師謁名公卿請印藏經歸寺以畢吾志予笑曰無欲速果熟自然香姑留與爾共講佛法大意也魁乃留寓塔亭山日來聽講予因以三千有門頌授之自五月至八月始成誦一日席地仰天予曰雲行鳥飛佛體也魁笑曰自古只有僧爲儒說法今公反以儒爲僧說法亦異

事良久忽起附子耳自指鼻尖低聲曰我雖不解文義然常常照管主人翁時刻不忘者二十餘年矣予始心異之前席欲與深言竟無語留凡一年予記成辭歸靈巖予以二絕送之曰昔住靈巖寺今留佛塔亭寺亭俱佛境若夢若爲醒昔來真是夢今去夢還真寄問靈巖石真知夢裡人明年予養病西湖淨慈寺魁忽來曰吾杖鉢來將竟往京師何以贈我予取一手卷畫靈巖圖書遠夢說其後授之曰都城繁華爾其時覺本真無迷也魁竟去逾年不知其所遇何如又明年壬辰夏南宗

廣雁蕩山誌

卷二十七

藝文 雜著

七

伯王公寄予書曰承遣魁僧於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已在元真觀中坐化矣此僧與之語若無甚見解而臨去一著乃爾豈真有宿根耶予猶未之信已而其徒明海負其骨歸爲予言其化日如常時但獨語曰印藏經自有時今亦已矣遂瞑目猶謂其宴坐不知已化也化之日面色微青明日轉紅潤如生七日而鬚髮漸長都人瞻禮紛沓元真觀主郭懷野懼多事陳於禮部請從茶毘王宗伯乃命具龕薪火之烟皆西向時二月二日也年五十六世傳得道者多坐化或立化色臭無變每疑

其妄今觀於圓魁猶信嗟乎予未知魁所得果何如顧世之學道者誰識所謂主人翁而照管之哉主人翁蓋卽釋家之本來面目仙家之元神儒家之獨也認本來面目者常止常觀耳不在持經解偈也存元神者常清常淨耳不在烹鉛煉汞也慎獨者常戒常懼耳不在多聞多見也彼其所以不言不爲如愚如訥旣屬予以建寺又屬宗伯公以印經而竟又委之長往無籍焉安知非古佛應世而特啟吾二人以聰明學識爲無用耶退之之大顛宗以形骸可外子瞻之了元使知性命所歸

廣雁蕩山誌

卷二十七

藝文 雜著

六

吾是以深信魁之以覺覺吾夢也而又深愧吾之方夢方未覺也冬十月宗伯公至錢塘邀予遊西湖公之子汝龍婿黃廉語予曰魁化之三日親往瞻禮挺身端坐兩手俱仰一上一下不著胸膝掣其肘可開閣蓋兩肩猶軟云遺一偈葶間云自古原無死無死亦無生作一黃梁夢亘古又亘今明海將歸葬靈巖谷樹碑宇下請予爲銘銘曰

混沌一氣化變日新形凝質具有物有人維人最靈誰爲之主不見不聞常出常處出周三界處守一中三界

攸判主一是同舍我主人簸弄軀壳棄本逐末終迷罔
覺於維魁公晦跡韜光不解文義自得知常常爲變主
變則常使主之所之使卽隨至旣構殿宇復募藏經功
成不居飄然西行主人旣去留此遺蛻雁谷都城等爲
客寄在寄如夢夢亦何因旣覺求真真復何存卽夢卽
覺非真非假覺旣無取夢奚足捨我我靈巖靈骨斯藏
敬述遺跡以表不亡